

探访古书院 寻觅书香遗迹

□记者 刘小东 李岩 宋凯 温雯 张芮 杨丽宁

泰山，不仅是自然之山，也是文化之山。泰山及周边，自古文脉绵长。千百年间，无数读书人隐于山林、居于城郭，筑室讲学、著书立说，留下了一座座书院的印记。这些书院或兴或废，或存或湮，却共同见证着泰山千年不绝的读书传统。

世界读书日，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藏在山林与城郭之中的“书房”，从岱庙东南隅的信道堂，到普照寺西北的五贤祠，从徂徕山中的徂徕书院，到泰安城里的岱麓书院，寻觅遗址，记录现状，让这些沉默多年的书房重新被看见、被聆听。

泰山书院

在泰山，有这么两处地方，曾回荡着千年前的琅琅书声——岱庙信道堂与泰山五贤祠。孙复、石介在此创办泰山书院，开堂讲学，传习经典，在齐鲁大地播下好学的种子，开宋代理学之风。这两处相隔不远的文化地标，一为书院肇始之源，一为书院鼎盛之所，共同串联起泰山书院从初创到传承的完整脉络。

泰山书院的起点

走进岱庙，在汉柏院南侧，一座古朴的院落安然静立，这便是信道堂，也是泰山书院文脉的起点。

北宋景祐二年（1035年），著名学者孙复应石介之邀来到泰山讲学。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，他们在岱庙东南隅建立了学馆，学馆因孙复作《信道堂记》而得名，这就是最初的山院。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石介作《泰山书院记》，书院之名始传天下。

推开信道堂的大门，门楣上黑底金字的“信道堂”匾额古朴厚重。屋内墙上悬挂着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尚书》等著作中的名句，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的字迹在暖光里清晰可见。

“根据记载，孙复主张恢复儒家道统，讲学尤其重视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。石介倡导古文，在教学中注重以己意讲授《尚书》《周易》等经典。”岱庙研学实践教育中心主任法玉新介绍，后来泰山书院虽迁至泰山南麓，但其教学理念始终延续——以儒家经典为核心，兼及子、史、集，既强调道统传承，又鼓励独立思考，这种开放务实的学风让泰山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源头。

如今的信道堂，依然是文化传播的阵地。堂内，《泰山书院记》的残碑拓片、宋初三先生的生平介绍静静陈列，而“经典诵读”“公益读书会”的海报则贴在一旁，不时有市民、游客带着孩子走进这里，在古建书香里诵读古诗词，复刻千年前的读书场景。

千年前的“学霸”如何炼成？

沿着泰山普照寺旁的石阶上行，穿过一片古柏浓荫，红墙灰瓦的五贤祠便出现在眼前。这里便是泰山书院最终的迁址地。明嘉靖年间，人们在此建“三贤祠”祭祀孙复、石介、胡瑗；清道光年间，又增祀明代宋濂和清代赵国麟，改称“五贤祠”。

五贤祠在唐代曾是周朴修行的“栖真观”。北宋时期，孙复、石介在此重葺院落，修葺房舍，构筑厅室，建立书院。“当年孙复、石介在

这里讲学，江南名士胡瑗也慕名前来，三人并称‘宋初三先生’，共同首开宋代理学之先声。”泰山景区竹林寺管理区五贤祠文管所工作人员王淑雅介绍，书院时期，这里的学风以“励志苦学”闻名，胡瑗在此苦读十年，收到家信见“平安”二字便投入洞中，唯恐家事扰乱读书心志，留下了“投书洞”的典故。

五贤祠分为东西两院，东院为祠堂，西院为学馆。踏入西院，古朴的屋舍与石桌石凳相映，一方刻石面北而立，上书“侍立石”，复刻了当年石介侍立听孙复讲学的模样，欧阳修曾赞曰“能使鲁人皆好学”。东院有古柏三棵，其中一棵千头柏分出五枝，象征五贤犹在；一棵粗壮苍劲，挺拔向上，象征五贤品格；一棵弯腰探入西院，似在聆听讲学。

“根据历史记载，曾有数百人乘此进学。在孙复、石介、胡瑗的带动下，泰山书院形成了勤奋务实的学风，培养出姜潜、杜默等一大批学者，也让鲁地好学之风愈发浓厚。”王淑雅说。

千年文脉在阅读中代代相传

明代许应元修葺泰山书院，卢问之建仰德堂祀三贤；清代徐宗干重修祠宇，增祀宋濂、赵国麟，改称五贤祠；近代冯玉祥在此读《春秋》、办武训小学，将读书人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开启民智的实践。千百年间，泰山书院的文脉从未中断。

时光流转，信道堂曾长期作为办公用房或茶室使用。直到2012年，此处宋代书院旧址被重新确认，并启动了重建工程。如今，沉睡千年的信道堂又“活”了过来。近年来，这里不仅是《集泰山经石峪摩崖石刻》法帖赠书仪式的举办地，也是百米长卷《道德经》捐赠仪式的见证地。

“我们做国学传承，不是守着老建筑，而是要让千年书院真正融入当下。这几年，我们在信道堂组织了经典诵读、文化研学、公益读书会、亲子沙龙等活动，让大家在古建书香里与先贤对话、与文化同行。”法玉新表示，信道堂如今已成为泰山文化的宣传阵地，他们将通过常态化活动，让千年书院真正“活”起来，让“书香”以新的方式延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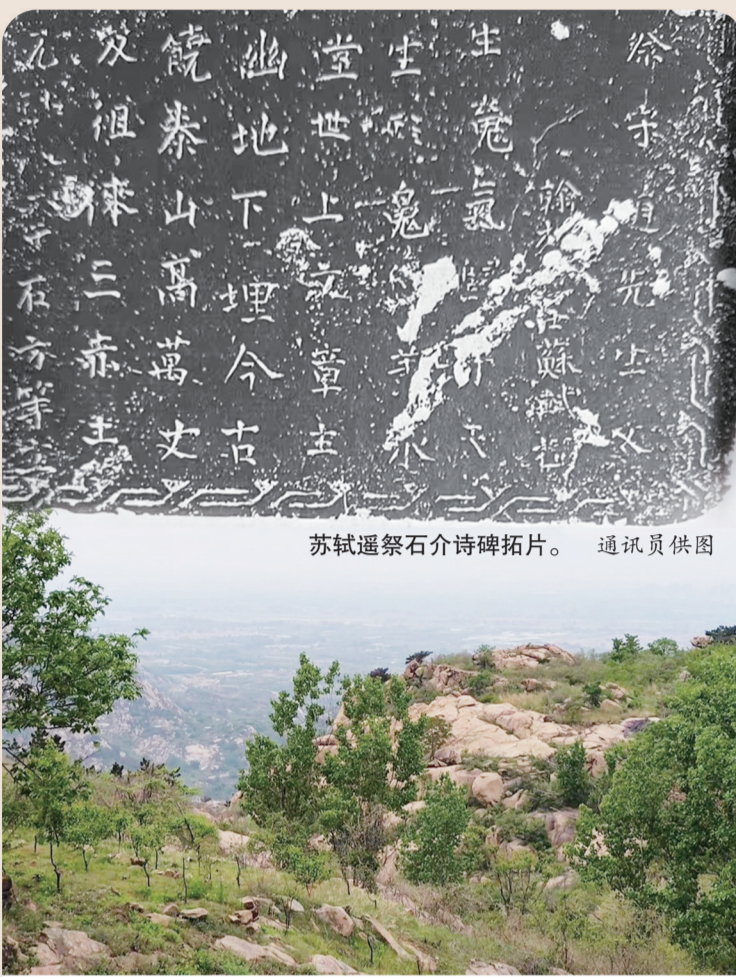
“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，结合千年书院的文化底蕴，我们倡议大家每天能抽出一段时间，放下手机，捧起书本，多读几本经典，多感受一下传统文化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泰山岱庙信道堂，在泰山脚下，以书为友，以文论心，让千年文脉在阅读中代代相传。”法玉新说。



五贤祠外的授经台。记者 刘小东 摄



岱庙信道堂。记者 刘小东 摄



苏轼遥祭石介诗碑拓片。通讯员供图



徂徕山长春岭。记者 隋翔 摄

徂徕书院

北宋时期，著名学者石介在徂徕山建立书院，与好友孙复在此聚徒讲学，门生云集，琅琅书声回荡在山谷之中。

徂徕书院作为“泰山学派”重要的讲学基地，处处流动着儒家文化的气韵，它拉开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，成为泰山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徂徕书院聚四方学子

“泰山有丈人，徂徕有贵人。”自古以来，徂徕山人杰地灵，文人雅士喜隐居于此。唐开元二十五年（737年），李白与山东名士孔巢父、韩准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沔曾在徂徕山下的竹溪啸傲泉石、诗思骀荡，被世人称为“竹溪六逸”。

先人流风余韵浸润于徂徕山的一石一木。300年后，宋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石介在徂徕山长春岭创办徂徕书院，邀请好友孙复一同讲学。

“据记载，孙复、石介都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，他们聚徒讲学，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，积极提倡‘以仁义礼乐为学’。”石介第二十八代孙石仁国介绍。四方学子一时慕名而来，徂徕书院文教兴盛，教学相长。

南宋宰相范成大在《鸾鸾录》中首举徂徕书院：“始，诸郡未命教时，天下有书院四：徂徕、金山、岳麓、石鼓。”此为有记录的最早提出的古代四大书院之说，徂徕书院的名声之盛可见一斑。

“泰山书院、徂徕书院对宋初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，在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被称为宋明理学的源头。”泰山区委党校高级讲师金磊在谈及徂徕书院时说，泰山书院、徂徕书院为北宋儒家文化的复兴、学风的重塑以及理学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贡献。

关于徂徕书院的原址颇有争议。曾一度被认为是“徂徕书院”的“作书房”，经专家考证实为金代学者党怀英著《竹溪集》的故址。据泰山文化学者周部介绍，目前，通过实地勘察，确认徂徕书院故址位于长春岭下、上池附近。

刚烈之气铸学风

“貌厚而气完，学笃而志大。”这是欧阳修对石介的评价，称赞其外貌忠厚、气度浑然，专心好学、志向远大。

石介虽出身农家，但自幼苦学，曾师从范仲淹，因积极参与庆历新政遭保守派打压。石介性格耿直刚烈，嫉恶如仇，敢言直谏，有强烈的民本思想，这些思想深刻影

响了徂徕书院的发展。

身处北宋积弊初显的时代，石介作《庆历圣德颂》褒贬正邪、抨击权贵，虽屡遭贬谪仍坚守气节。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主任、泰山书院副院长刘欣荣说：“石介坚持经世致用、不尚空谈的治学理念，敢于批判浮靡文风，强调学问需服务社会、贴合现实。”

宋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石介结识孙复，两人一见如故。第二年，孙复由石介引领到泰安讲学，二人从此广收门生。孙复人称“泰山先生”，石介称“徂徕先生”。在当时佛道二教兴盛的背景下，他们意欲重振儒学，提出持续儒家的“道统”主张。

泰山文艺工作者王经年认为徂徕书院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传承了“守道护文”的精神风骨，“当年在异端学说盛行、儒学危机四伏的困境中，他们扛起传承大旗，正是这场绝境中的文化自救，为儒学注入了刚烈之气，也为后世树立了精神标杆。”

古书院彰显新价值

2025年12月，纪念石介诞辰102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徂徕镇召开。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表演了融合经典与创意的节目《宋初三先生寄语》与《闻子规》，以艺术形式致敬先贤。

会上，众多文化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徂徕书院的历史渊源、学术成就以及石介的思想贡献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讨。泰山学院教授王恒明在2020年创办泰山泰高书院并担任院长，他表示：“我的核心初衷就是恢复以徂徕书院为代表的传统讲会制度，真正凸显书院的学术属性与文化价值。”

在泰山职业技术学院，“书院文化”氛围格外浓厚。学校培育了20名传统文化专职教师，面向全院开设《泰山文化导读》必修课，专设“书院文化”章节，系统阐释泰山书院、徂徕书院文化精神。学校以石介、孙复的诗文及生平经历创作的情景剧《问学》荣获全省高校大学生情景朗诵大赛三等奖、省教育厅经典诵读大赛一等奖等奖项。

徂徕书院原址或被掩埋于徂徕山的苍翠之下，但其精神风骨从未湮灭，由此衍生出的不屈气节、教育理念深刻影响着下一代又一代人。从徂徕书院的琅琅书声，到今天多维立体的教育体系，形式在变，载体在变，但那种通过知识实现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笃定志向从未改变。

岱麓书院

暮春时节，在位于运粮街上的泰安六中老校区院内，书声琅琅。教室里传出的，是21世纪初中生的晨读之声，清脆、明亮，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朝气。

几步之外，一方青石石碑默然伫立，碑额上书“重修泰安中学堂记”。碑身已有剥蚀，字迹却依稀可辨。它记录着另一段历史深处的“读书声”——那是1906年正月，泰安中学堂拓修落成时，一位名叫吴筠孙的知府用笔墨刻进石头里的期待。

一方石碑，一院书声。一个诉说着百余年前新学初起的艰难跋涉，一个回响着今天素质教育的蓬勃生机。二者隔空相望，串起的恰是一所学校、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。

溯源书院文脉

泰安六中的前身，可追溯至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时任泰安知府徐大榕，这位来自江苏常州的官员，在岱庙城墙东原冥福寺故址上扩展创立了岱麓书院。

经费是书院的命脉。当时徐大榕购置灌庄漕河崖地三十余亩，招佃户耕种，以田租供养书院。然而，单靠田租难以为继，书院一度因经费不足停办。转折发生在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。泰安知县徐宗干捐银一千两，随后督学龚守正、按察使李文耕、泰安府杨惠元、济宁州杨嗣曾、莱芜县游昌灼等又陆续捐资，加上济南泰安公债变现等，共筹得白银三千四百两，以存当生息为经费之用，书院遂得以恢复。徐宗干亲定条规：每月两课，每课生员分超、特等，童生分上、次卷，名列前茅者给予奖励。他还聘请当地名儒为山长（书院教师），著名学者唐鉴曾主讲于此。

此后数十年间，岱麓书院人才辈出：进士程策，举人卢运常、李陶村、贾公策、吴少瀛俱出于此。它与泰山历史上的泰山上书院（五贤祠）、青岩书院并称“泰山三大书院”，一时学风甚盛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泰安知府康枚再度重修岱麓书院。

从“废科举”到泰安中学堂

历史上，戊戌变法虽败，但“废科举，办学堂”的新政被保留了下来。光绪二十八

年（1902年）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，即“壬寅学制”—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现代学制。除经学外，算术、地理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法制、理财、体操等西方教育内容被纳入课程。

1904年春，岱麓书院废止，泰安府在书院旧址新设泰安中学堂。次年，时任泰安知府吴筠孙——这位光绪二十年殿试二甲“传胪”、来自江苏扬州的较为开明的官员，委托士绅杨玉成、钱奉祥等拓修学舍，增广规划，购置图书、教学仪器、体操用具等。1906年正月，吴筠孙撰写《重修泰安中学堂记》，刻碑为志。

从岱麓书院到泰安中学堂，不仅是名称的更替，还是一场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：从读经明理到兼习西学，从科举取士到学堂育人。这方石碑，正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微观见证。

一所初中的文化自觉

后来，这所学校又先后沿革为山东省立第三中学、泰安师范学校，1977年被正式定名为泰安六中，成为一所四年制初中学校。

从书院到现代学校，在泰安六中，历史的沉淀从未被时间封存。学校立足百年办学传统，以“岱麓先锋”党建品牌为价值引领，以“至善课程、至真课堂、至美德育”为实施路径，打造了以全环境文化浸润为支撑的育人体系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学校将岱麓书院的文化基因转化为鲜活的教育实践——“岱麓学子讲坛”坚持“学生主讲、师生共赏、共同提升”，让学生成为文化的讲述者与传承者。

课间，几名学生在围在石碑前，轻声诵读碑文。“我们每天走过的校园，原来是百年前的学堂。从古至今，读书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一名初一学生感叹地说。

据泰安六中教导处副主任任文丞介绍，在泰安六中，“读书日”不只意味着读一本新书，更意味着重读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。碑文、校史、书院遗风，都被纳入了日常的教育实践。

历史川流不息，精神代代相传。泰安六中以其跨越两个多世纪的文化自觉，将书院文脉的“静气”与红色基因的“锐气”相融合，铸就了独特的“岱麓气质”。而那一方石碑，将继续静静矗立，听一代又一代少年，为它读出新的声音。



泰安六中老校区院内的石碑。通讯员供图



教师为学生讲解石碑上的文字。记者 杨丽宁 摄